APR 2 1 19[illegible]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文化新聞

社址：重慶棗子嵐埡四十二號
信箱：第一二三號　電話：二六〇九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三三七九號

第二三三號

每逢星期六出版

中華郵政新聞紙登記執照第七二一號

每份零售五元，全年一百二十元，外地各航空價目另訂

中央青年印刷所承印
重慶上清寺桂花園九九號

世界青年週

音樂茶會

不單是中國，許多個國度的青年們都在這個時候熱烈地舉行世界青年週，而中國，在第三屆是才第一次熱烈地舉行。三月二十四日，已是世界青年週的第三天，重慶籌備會在這一天里排下來的節目是在勝利大厦舉行「音樂茶會」。

下午二時的天氣非常好，陽光也活躍地跳在青年人的臉上，三百多個熱情的青年，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國青年朋友，都守着時刻來參加這一個國際性的音樂茶會。

主席是一位青年，他以中英語說出了青年的呼聲：「爲我們的前途努力！團結，奮鬥，必勝！」。他是那麼熱情，那麼懇摯，向座中的青年朋友伸出了合作的手！

接着是中華交響樂團的演奏，在林聲翕的指揮之下，三四十位樂手們演奏了李斯德的序曲「前奏」。舒伯特的「未完成交響樂」。麥道維爾的「印第安人」組曲：1.述異，2.戀歌，3.戰詩，4.輓曲，5.鄉村狂歡節。古諾的歌劇「浮士德」選曲，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七八首。

兩三個鐘頭的時間都在音樂的旋律裏滑過了，最後主人準備了豐富精美的茶點，讓到會的青年朋友們彼此有個暢談的機會，他們是那麼親切，誠摯，熱情，侃侃而談，他們的心聲像音樂一般諧和地交響，他們畢竟是青年呵！

蘸了血淚的畫筆

——紀劉元漫畫展——

繼續漫畫聯展之後，我又看了劉元君的畫展，前者是第一流漫畫家用他們的諷刺的、幽默的，寫實的筆觸去描繪人生的一角，去控訴人間的不平。而後者呢？作者，劉元君用他蘸了血淚的筆，寫一場浩劫，寫一羣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的艱苦的遭遇。使我們長生大後方的人看了生出無限的同情，感慨。以至於感動那些苦難的人羣的貞良的用心和行爲。劉元君的寫實畫可達到了他的要求了。

巨幅的「黔桂道上」是一幅流亡圖。作者自題：「三十三年夏，日寇犯我湘桂，鐵蹄所至，廬舍爲墟，我萬千同胞，扶老攜幼，沿黔公路，徒步西移，餐風露宿，日晒雨淋，或中暑而暴亡，或飢寒而倒斃，夫去其妻，母棄其子者比比皆是，彼等歷盡艱辛不辭勞瘁者無他，不願作敵人之奴隸耳。寫此流亡圖爲千人之紀念，亦藉以表揚我黃帝子孫，貞忠不屈之大無畏精神，唯以力拙，所寫不足示當時情況之萬一也。」他自己是流亡羣中之一，他的畫都是寫實的寫照，他揭示了無數善良的靈魂所嚮往的地方，他們滿懷着希望奔向他們的前途，現在還生下來沒有餓死凍死的到了這個參[illegible]繼續的地方了，今天，有不少從難民所出來的人在參觀這一幅流亡圖，我，一個長久住在後方的人，能夠不爲這些參觀者的眼所感動嗎？

「罪惡圖」是作者親身的遭遇的寫照。丑面醜穆凄涼，使人酸鼻。「崇高的友誼」一寫照的友的，吉普車幫助我疏散難胞，使我們感激又慚愧。「檢查」把某種特殊人物的行爲暴露出來，他們在難民的身上發財，誰不爲之憤怒不平？有一幅「淚的紀錄」寫一個人背着一個小孩在路旁的樹桿上呆呆地站着，讀着先走的人留的字：「媽媽，我和阿妹在前面等你，你快來呀！」還是何等動人心魄的一幅簡單而又有力的描畫！長途漫漫，母子分離，什麼時候才換得到目的地呢？什麼時候才能歡快地相聚呢？疲勞，飢餓，困頓，憂傷，恐懼，徬徨，死神的威脅，生的意志的執着：：在簡單的畫面上都表現出來了。除了這些難亂生活的描寫外，作者的抒情之筆，還繪了一些美好成功作品。如人像「廣西農婦」就把廣西農村婦女的儉樸堅强的個性刻畫出來。「漓江船孃」有很濃厚的地方色彩，把那些生活在水上的蛋民的野趣描寫得很畢肖。「鱟魚」一幅是潯江生活的描寫，很爽朗，明媚，潯江的山光水色，捕捉得很成功。其餘的人像山水都很不平。漫畫家生活在今天，藝術良心使他不能不追上時代的前頭，他要代表人們的利益，希望，他要爲人們控訴，他如肩不起這個任務，披上了市儈庸俗的[illegible]，那他一定會爲時代所遺忘的。」

中央青年劇社 公演「黃花崗」

革命歷史名劇「黃花崗」係廣東劇協集體創作劇本，先後在廣州，香港等地演出，今由中央青年劇社排演，已於三月二十九日起在陪都青年館上演，由洪深導演，動員全渝壹百伍拾餘人參加演出，場面偉大，轟動一時。

新音樂工作者的路

音樂節又到了。繼着美術節之後，音樂家們又爲他們自己的日子而忙碌於紀念會的召開和音樂的演奏。檢閱一年間的成績，展望未來一年的希望，規劃當前應做急待去做的工作，這在音樂工作者們自己，都是應該有的事業。我們站在文化工作的同一條總路線上，對於音樂界的興革，不能不寄與無限的希望。

文化是生根在人民的土壤上的。有怎麼樣的根基，就培養出怎麼樣的花朵來。音樂，是人民的純鍊了的，美化了的心音。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就會忽略了重要的培土工作。馬思聰先生從事新音樂工作數十年，到今天他才感慨系之地說：「中國的新音樂，要植根在民歌的土壤上。」這道理是很明顯的，我們不光要專學取西洋音樂的精華，搬過來就了事，我們還要創造自己中國的音樂。自己的，那是說有我們民族的風格，健康的色彩的音樂。從那裏着手呢？從採集研究，改造自己的民歌着手，使它能迎頭趕上世界的藝術水準。這是今天中國新音樂工作者的責任。

音樂是服役於人生的，它可以使我們的靈魂純潔，可以提高我們人民的品質，可以美化我們的人生，可以振奮我們的士氣民氣，音樂就是武器，誰否認這一點而局限音樂是享樂品的人，他就不配做音樂的戰士，可是，我們要使音樂富有教育，啓發感化，振奮人民的效果，我們就得使音樂爲人民懂得，理解和接受。如此，我們高高在上的音樂家們就得到民間去，屈尊一下，迎下去做普及音樂的工作，然後從普及的基礎上慢慢提高音樂欣賞接受以至創造的水準。這是今天新音樂工作者不能不走的一條路。

今天中國的新音樂工作本身就是一個教育工作者，啓蒙工作者，甚至還是一個革命的鬥士，民族新課給他們的責任是不輕的。有那一位眞正的新音樂工作者是以開一次盛大的演奏會搏得一次熱烈的[illegible]就滿足的？[illegible]樂家是不以此爲滿足的[illegible]，可是，事實上[illegible]許多人是懂得[illegible]一點一點[illegible]足道的收穫，還是可[illegible]害了[illegible]象。

國家民族對音[illegible]作的要求，時代[illegible]工作者的要求，[illegible]的。不振作的[illegible]氣的倒在音樂[illegible]，要音樂工作[illegible]要人走的[illegible]跌的站起來[illegible]更英勇更堅[illegible]去！

一一文化短波一一

△高龍生，汪子美漫畫展覽，原定本月二十七日止，後以觀衆擁擠，展期一天。

△貴陽東方週刊，將於四月九日在渝復刊。

△中國兒童報將於四月間在渝創刊，刻正在積極籌備中。

△中國兒童福利協會主編「兒童福利月刊」創刊號定四月四日兒童節發行。

△呂熒著「人的花朵」已出版。

△費彝復油畫展覽，於本月二十四，五，六三天在夫子池勵志社舉行。

△但杜宇個人畫展於本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止在夫子池勵志社舉行。

△渝市從軍女青年軍文化服務隊已分批入營，女青年於入營途中，引吭高歌，甚見興奮，市民歡迎情緒，亦甚熱烈。

△成都出版之「五個人的表會」詩刊已到渝。

△「中電」最近完成「中國新聞一〇九號」，內容有慰勞邊境國軍，黔南劫後，緬北大捷，滇緬中美會師，史迪威公路通車之情形等，已在昆明放映。

△文化運動委員會近在文化會堂舉行戰時社會問題演講週，分請社會學者主講。

△陪都文化界國民月會於日舉行。

△全國知識青年志願從軍指導委員會與中央廣播電台聯合舉辦音樂慰勞青年遠征軍，於二十八日自渝出發，前赴璧山，銅梁等地舉行國樂歌詠演奏。

△漫畫家沈振黃追悼會於四月一日在夫子池新運會舉行。

△劉雪厂作品演奏會特於四月三四、兩日在抗建堂舉行，內容有長城謠，紅豆詞等曲。

聯合美展在成都

現代美術會

蕭忠永

在成都，現代美術會的第一次美展，是在去春的華西壩青年館，今年三月九日至十二日，又在同樣的春暖花開的時候，開第二次美展於[illegible]美術協會，因其動機是為援助湘桂流亡文化人，和貧病作家，所以賣門票，價值並不貴，花四十元就可以瀏覽二十七位藝術家的精心作品，於是，一些對藝術稍有興趣的人，都不願放棄這個機會。

「新現實主義」，對於當前的社會和時代，有着切實的觀察，深刻的體念，以近於浪漫的手法，給與人們以光熱，指示人們以新的道路，在這次美展中的二十七位作家，百餘件作品，雖然有着不同的作風，不同的個性，而却一致的都有着這個新的傾向。

比如謝趣生的「安樂寺」，丁聰的「現象圖」，龐薰琹的「無題」都是絕好的漫畫題材，加以作者鋒利的筆，更使得這一幅幅現實的「怪像」，罩上了一層明爭暗鬥，矛盾險惡的暗影，它們，抓住了觀衆的心，引起了每個人一抹會晦的苦笑，一聲無奈的嘆息；他們的確激起了無數個不同的共鳴。

至於關山月的「敦煌生活」，方菁的「失去營養的人」，都是各階層的一個有力諷刺，雖然有人說：「這只可發痛而不容易致命」，但較之那些老夫子畫家的「山山水水」，就有着兩種完全不同的境界。

頗使人讚異的，是龐薰琹，洪毅然，黃篤維，張漾兮諸氏的水筆畫，他們活用了被新藝人遺棄了的舊工具——毛筆，用新的手法，描繪出社會的一角，把一些下層階級的勞苦同胞（漁夫，篙工，菜販，算命者，老娼，乞丐）的心情，從他們面貌上表現出來。這的確是他們較大的成功。汪刃鋒，忱士莊的木刻，沈福文的漆工，李有行，苗勃然的水彩小品……，都是屬於藝術性的佳構，因為限於篇幅，不能一一介述了。

這裏，還得介紹的，是名雕刻家劉開渠氏的「國父石膏塑像」，把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注神抱毅的神情，表現得無不畢肖，令人肅然而生敬，這，確實是一件不可多見的藝術作品。

同凡還有一件值得記敘的，就是這次美展對於盟國友人的印象特佳，尤其是「安樂寺」，「現象圖」二幅，深得一般「內行」盟友的好求，據說有當場搶把美金求訂的，但這次美展并不是標價出售，他們只有擔興出場。

本月十二號，「現代美展」閉幕了，四天的門票收入，據說超過了十萬，在暗中，我們又要向貧病流亡的文人們祝福，祝福他們在口乾腹叫的時候，得到這一滴甘露。

三四，三，十八。

關於「胡不歸」

雁士

儘管舞台上怎樣標榜着，要揚着，要於現實生活者，可是在台下欣賞者的觀衆却大部份是一般過着夢一般生活的人們，這使我想起文藝作家[illegible]專門罵美國人，可是他的版稅抽得最多的也就在美國，這是人世間的矛盾。這矛盾在劇壇間也漸漸明朗化了，很明顯的觀衆是變了質了，在場中第一幕時我聽見一位太太說「這樣的佈景算什麼戲」？散場的時候，我又聽見一位小姐說：「為什麼惠珠的頭髮老是這個樣子的，可憐的！」她們是來看美麗的幻夢美麗的表面美麗的幻夢的！在看完了胡不歸的歸途中，我這樣想。

當我走出戲院的時候，我是看到一班青年人在「苦鬥」的確力行到的成績。劇藝社在第一次公演「春暖花開」的時候，成績并不怎樣好，可是他們不怕失敗，不怕折磨，到底又演出了「胡不歸」，而且這第二次公演是令觀衆們得到意想不到的成績，但願他們第三，第四次有更進步的演出，每次都向前路邁着。

劇情是這樣的：從事戲劇工作的青年[illegible]雨中和一位家本小康美麗賢惠的小姐胡惠珠非常戀愛，珠自小喪父，母親將他與一姊姊與弟弟成人，母親[illegible]雨中之[illegible]「下樂」與一貧如洗，惟珠置之不理，毅然與雨中同居，婚後伉儷情篤，雨中因所寫劇本之女主角性格描繪，毀稿很多，幸惠珠姊姊及友夏昌根等之鼓勵始不灰心。

一年後雨中因弟雨林積績自前綫返渝合作開一畫展得資，生活比較充裕，可是雨中因劇中女主角描寫不易，毀搞再三。而惠珠脾氣亦突然反常，吵鬧時生，家無寧日，生活更加苦惱，後惠珠卒因口角而返母家，雨中精神更加受刺激，後經惠珠勸解，乃再繼續書未完之「苦鬥」。

三月過去，雨中劇成功時候，正遇珠母過[illegible]，珠姊與弟都來諒解珠，及後珠的大弟得聆珠跟雨中口角的苦衷，實為雨中刻畫一女主角之個性，乃諒之，時豫徐經理致搞，雨中寄信付戲票，珠便決意渡江，熱料空襲時雨中為炸彈所傷而惠珠渡江後亦為疏散汽車壓傷。珠傷重瀕危，入市民醫院，與雨中病室毗鄰，於瀕危時，終與雨中相見，而相諒解。

我們先看看劇罷，劇本在技術上并不怎樣成功，故事也不大緊湊，而且又不少小節是令人懷疑，太過巧遇的地方，譬如說，雨中被炸傷由報販口中叫出，這不是不可能的，然珠[illegible]危有時說話太多也是不可能的，而且劇中最後之處理不太吸引觀衆，第一第二幕則比較細緻，中間插上雨中懷思往事之一節則甚收效果。

導演耕的舞台面還為生動，可是有些地方深度沒怎樣注意，而且重複了有幾個一樣的小動作，在同一位置演出。

佈景方面第一幕是雨中的陋室，第二幕是雨中的新居，第三幕是胡家的客廳第四幕是市民醫院，除了第一幕有些五百元坐的觀衆不大滿意之外，只是第四幕左面的病室似乎空洞些，在開場時因左室有人而右室空虛還不覺得怎樣，可是在臨閉幕時觀衆到右室就令人覺得太空洞了。

效果方面打雷將的聲音太大些，而且大可不必因為在這個時候的雷響，觀衆一定避免給別人知道，樓上打擊，樓下總不容易聽到，不過，這都是些吹毛求疵的地方。

演出方面演員都很實力，胡惠珠（文茜飾）胡蕊蘇（高露飾）胡母（戈路飾）馮雨中（耿震飾）馮雨林（陳文泉飾）都很合力，不過戈路演出有些小地方太誇張了，本來在舞台上誇張是討好觀衆的，可是有些時候過份了反而令觀衆不置信，陳文泉的雨林也有些過火的地方，高露的胡蕊蘇說話到該快處會懷疑自己說錯。資深的夏昌根演得夠味，可是發音有點不大清楚，尤其是第一幕初進場時，所以觀衆當初不容易領會到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物。陸鰡年飾的胡居鏞雖然沒什麼深刻的表情，可是正適合他那大弟弟的身份。小弟弟李道華很成功，林昭的陳觀也像一個如假包換的四川猲子，尤得笑聲不少，就是明德飾的高鵬太大，像因為化裝。

太年青，而且樣子也是一個幹練青年的樣子，這演出也不夠狡和狠，這也許動作者沒有強調過這一點。所以他雖實力，可是比起來，他是最不討好的一個。

筆者不大懂戲，可是感於「力藝」的青年人的「苦鬥」，我願意向他們吹毛求疵以觀衆的眼光來對「胡不歸」背求地說幾句。

寄語觀衆們，你們在這戲裏找不着的幻夢美的浮影可是這戲裏有熱的激堂，這應是熱情的結晶只要你們把眼睛穿過舞台看到後台去。

羅曼羅蘭追悼會

朗誦「愛與死的搏鬥」
演奏貝多芬第三交響樂

法國文豪羅曼羅蘭追悼會於廿五日上午九時半，在青年館舉行。到于院長右任，英大使薛穆，法大使化專員葉理夫等，中外人士千餘人。於奏我國國歌及馬賽曲後，由主席于院長致開會詞，于氏首述羅氏對世界文化之偉大貢獻，嗣即述其感想：第一，羅氏生始終為人類之光明而努力，絕不向惡勢力低頭；第二，羅氏不獨為法蘭西之大文豪及鬥士，亦即全世界人類之大文豪與鬥士，吾人應學習此種偉大精神，為世界人類之和平而努力。詞畢，全體起立靜默一分鐘，以表哀悼。繼由育才中學音樂組唱郭沫若詞馬思聰曲之羅氏輓歌。復由郭沫若氏代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致悼詞，略謂：羅氏乃人生之成功者，不獨為法國之光榮，亦為全世界人類良好榜樣并對羅氏於二十年前來中國對我國文藝工作者所云：「世界上之民族可分兩種，即上昇者與下降者此點有所闡述繼有法大使館秘書麥代表貝志高將軍致詞，瓦萊對羅氏生平報告。及葉理夫之致謝詞。旋即由白楊，孫堅白，耿震等朗誦羅氏之著作「愛與死的搏鬥」。最後由中華交響樂團演奏羅氏生前最喜之貝多芬第三交響樂，一時許散會。

美術節慶祝會

中華全國美術會於二十五日假文化會堂慶祝美術節，同時舉行年會，到美術家陳之佛、呂斯百、潘天壽、汪日章、傅抱石等二百餘人。由呂斯百主席，報告抗戰以來美術家工作動態、對藝術家司徒喬赴邊疆寫生、常書鴻在敦煌研究之精神與成就，備致讚揚。尤以最近自湘撤退來渝之畫家劉元、[illegible]苦昌痛之錄稱中，仍不斷努力作畫，其工作精神、殊堪敬佩。並勉勵美術家精誠團結。末報告中華美術會一年來之工作及會務。繼由教育部代表胡菊潭、中宣部代表羅學濂致詞，並進行討論提案，及改選理監事。中午全體會員聚餐。

樂山文訊

△武大愛子[illegible]開寫作之同學，組[illegible]珈週報，第一期已出版，內容除[illegible]外，有劉[illegible]之文章，[illegible]同學所愛讀。

△時屆春令，武大同學之郊遊熱又復開始。每[illegible]，學生[illegible]組男女同學[illegible]遊，[illegible]以事畢結，[illegible]。

△樂山業餘[illegible]下鄉[illegible]，自最近改組，[illegible]大後方報，[illegible]外事[illegible]城[illegible]，更與本部方面分別[illegible]，[illegible]加入。

△樂山之「[illegible]」社，設地方通訊員，[illegible]出版「青年[illegible]」，近期已出，內容[illegible]武大[illegible]。

△武大改組[illegible]學作風[illegible]，新號[illegible]第一期[illegible]豐富。

△武大女同學[illegible]，開課[illegible]，學生[illegible]，正[illegible]。

△武大青年團[illegible]補習[illegible]。

聽了四國交響樂　看看能否演奏寒

交大點滴

△上月十五日紀念週，戰時生產局劉局長彭學沛氏來校講演「戰時生產局之工作」，[illegible]生產局成立，第一年工作之檢討，[illegible]源之現況，及今後生產局工作之方針，[illegible]及。

△四月八日為交大校慶，每年均有盛大之慶祝會。今年四十九週年，本校由同學組成之青年劇社，演出「[illegible]」，以[illegible]化錢為原則，月前即已開始排演，[illegible]。

△前進圖[illegible]（Search Club）音樂組主辦之「唱片欣賞會」，于十[illegible]日晚舉行，節目特別精彩。今寒」之演出，[illegible]將流產。

△[illegible]印發[illegible]，[illegible]作者之生平，[illegible]曲之[illegible]等。

△四機系二年級為籌集赴長壽參觀水電廠之旅費，于十九日晚放演短片集萃，票價六十元，開說成績尚壞，共籌得三萬多元。電三[illegible]甘示弱，亦將于廿四日放映「海神」，門票收入亦為赴長壽參觀之費用，故上電影，真熱鬧一時。

△[illegible]二十二日于小龍坎[illegible]學校，補習高初中功課及會計，簿記等課。

江津學校簡訊

△武昌藝專[illegible]正式開學，[illegible]本期新同學約近二百人。

△國立[illegible]師範專科學校同學於青年節[illegible]表演[illegible]。

△[illegible]業學校本期[illegible]，[illegible]科，部[illegible]。

△[illegible]學校[illegible]級部[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學[illegible]正，陶瓷科學生短期訓練[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立男[illegible]中工[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力性[illegible]，[illegible]月刊[illegible]內容[illegible]。

△江女中[illegible]百餘人[illegible]立學[illegible]作[illegible]。

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是國內私立化工學術研究團體的嚆矢，已有二十三年的歷史，他們默默地在研究，也有了極有價值的成績表現。

記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

丁寧

中國是一個科學落後的國家，有知之士皆謂欲求國家富強，非提倡科學不可，然而提倡科學並不是把外人的研究成果拿來照樣做作，而主要的是我們自己的研究，目前國內研究機關少得可憐，而私立的科學研究團體更少，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是國內私立化工學術研究團體的嚆矢，「黃海」成立到今已有二十三年，二十三年是一個不算短的時間，二十三年來這一羣科學家在社長孫學悟先生指導下潛心的作研究工作，頭髮白了，年紀老了，同時他們也有輝煌的成績表現，在中國現代化學史上「黃海」佔了最光榮的一頁。

（一）沿革

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的前身，原爲久大精鹽公司的化驗室，[illegible]社，是年八月正式成立於河北省塘沽。[illegible]之基礎，經過多方面的考慮，該社決定了研究的方向，是選擇最切於國計民生者——如輕重金屬[illegible]

（二）研究工作

該社工作計分四部：（一）[illegible]對象，（三）[illegible]之提鍊及研究爲工作重心，（四）水溶性鹽類之研究：鹽鹵以長蘆[illegible]島鹽爲研究對象，入川後，則以井鹽爲對象，對於五通橋自流井鹽之煎法及質量[illegible]改進，進而入藏不[illegible]

（三）工作情形

[illegible]一部分專家[illegible]生活日益艱苦[illegible]研究人[illegible]菲薄，但是一個[illegible]的使命——發展中國化學工作——在驅使[illegible]人努力，[illegible]尤其科學之研究，這一靠科學家才是眞正的建國人才。

[illegible]

（四）前途展望

中國非提倡科學的學術不可，而尤須注重科學的[illegible]二十三年來「黃海」的科學家們[illegible]「黃海」的這一羣科學家，[illegible]他們應當受全國人民的崇敬。

（三月二十日）

吳建勛講：近東各國政情

徐國璵記

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七時，國際反侵略運動中國分會[illegible]世界青年座談會，[illegible]吳建勛先生[illegible]近東各國[illegible]要點而已。——記者附註

我由印度乘飛機到近東去，沿途俯瞰大地，但見茫茫沙漠，稀見青山綠水，可知土地貧瘠，因受天然的地理限制，近東各國實不易產生優越的文化。

近東各國，幅員不廣，運用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幾個鐘頭，最多一天就可横越國境。比起我們中國闊大的地區，顯覺其渺少。我旅行各地，見其飲食衣服等文物，皆無一定的準則制度，足見文化落後。所以，我說：「不見小國，不知中國之偉大。不看弱的文化，不知中國文化之深厚。」此次遊近東，使我更增加愛國家的熱情和信心。

比方說：近東各國是信奉回教的，但我們儒教早在[illegible]六百年前，回教一千三百年前就產生了。中國哲學思潮的發觀，都比他們早。所以，中國的文化在亞洲是第一位的！

在那些沙漠地帶的國家，[illegible]游牧式的[illegible]生活，但現在受世界潮流的激盪，[illegible]所推動，已開始有國家民族之認識，各國皆努力於建國的工作了。他們的人民，被灌輸以濃厚的國家觀念。

我們在阿富汗境旅行，曾受八次檢查之多，有一次在中途下車小便，也被警察開閱護照，雖感麻煩，但心中甚覺痛快，因爲看出我們亞洲的弟弟國家已經懂得國權的重要了。

他們都努力建設現代化的國家，尤其注重教育，紛紛派遣大批學生到外國去留學。國民教育的推行也很普及。阿富汗的教育部長對我說：該國的教育經費佔行政費總數三分之一。進小學讀書，完全免費。因爲該國有錢供子弟讀書的家庭只佔百分之十七，要使其餘百分之八十三的貧窮子弟免於失學，只有國家拿出錢來辦。此外，對於[illegible]建設亦甚重視。但這些國家[illegible]

[illegible]大，經恆河而打到印度之後，近東各國彼此就形成一種「相屬的關係」，此興彼興，互相循環隸屬，直到奧得曼大帝時，始消除此種局面。第一次大戰前，英法德勢力控制近東。戰後，德國退出，這次大戰，意國勢力被消滅，法國也相對的退出了。現在有力量干預近東的是英美蘇。

英國外相艾登於一九四一年五月宣布阿剌伯國結政策，是爲阿剌伯同盟之先聲。暗示出英國獨霸控制近東一個統一的局面。

說到我們對近東各國應採取什麼態度？中國以三民主義立國，扶助弱小民族是我們的責任，但目前的力量有未逮，最適當的辦法是採取文化聯絡政策，以求先增進邦交，加強彼此認識。他們在這次大戰中，看出西方文化的弱點：殘酷，自私；慨歎之餘，乃注視東方文化，也曾一度傾向日本，但我們八年來的英勇抗戰，已糾正其此項錯誤觀念，轉而佩服中國。現在既然是他們憎惡日本，同情我國的時候，剛好是我們與之文化聯絡的好機會。

具體的辦法是交換教授，學生；和國民外交使節，把我們優越的文化輸進去，使他們正確的了解中國之偉大！我們的不參加[illegible]一切自私的鬥爭，[illegible]地和他們作朋友！

現在我們對近東各國的認識尚在啓蒙時期，希望大家多所注意這些弱小的弟弟國家的動態。

國立音樂院 五月來渝演奏音樂

國立音樂院原擬於音樂節來渝舉行音樂會，[illegible]月中始克舉行演奏，屆時除由該院師生擔任節目外，并與該院實驗管絃樂團聯合演奏，規模相當宏大，正在積極籌備中。

一週一人

胡彥久先生

蔡天

他戴着一副新鮮式的白銀近光眼鏡，[illegible]溫和誠懇，舉止斯文質彬彬，夏天愛穿白色的長衣，頗有一夫子[illegible]之風。這就是彥久先生給人的印象！

彥久先生姓胡，籍[illegible]人氏，現年不過四十開，但是他表現在工作上的精神，比青年更勇敢，有毅力，而且富有經驗。卅一年他住在桂林的時候，我有一次去看他，他正在工廠裏和工人穿着工裝，拿着木匠的工具和鐵錘，乒乓乒乓的工作，我問他做什麼？他說：「我正在提造大學裏急用的教育儀器，和裝配一架鋼琴，材料大部分都有一點了，大約不久便可完成」。我當時對他表示很欽敬，彷彿曾用[illegible]的口吻說：「胡先生眞多才多藝！穿上長衣就是文縐縐的書生，脫下衣裳，又儼然一個很有希望的工人。」彼此均相顧大笑。

由于胡先生的待人誠實，誠齋必能愛人，他是最富于同情心的人，也可以說，他是愛幫助人，尤其是一般青年，他說：「我應盡我的力量爲他們的學習和工作而努力。」有一次我在衡陽接友人陳恩微來信說：「我現在已進桂林藝術館了，這是我的志願，我的興趣，而且生活也會一天一天好起來，因此我想起了，我不能不感謝胡彥久先生，他是我這工作的一個介紹人呢。」彥久先生幫忙了青年的地方很多，從口頭的傳播，從字裏行間的往來，見到不[illegible]，無形的他在青年的心中種下了信仰的影子，他是青年的忠實的朋友。

胡先生是研究中西樂器和造樂器專業的，這個工作在他當時發生濃厚的興趣，興趣使他走完了一段的學程。[illegible]鋼琴。[illegible]在桂林時，他家裏有架鋼琴，胡先生在公餘之暇，手指便勤練他的琴韻，一串串美麗的琴韻，似乎洗滌了他世俗的塵慮。

他家裏還有一架新型的留聲機，和不少的西洋音樂片子，他似乎沒有甚麼嗜好，有時招待朋友來了，總放幾張唱片給他們欣賞。他有一次曾告訴我說：「多聽的音樂片子，可以訓練你的耳朵，和提高你對音樂的欣賞的能力。」他還順便的告訴我一事實，他說：「我家的女傭劉媽，曾跟我服務四年多，由于日常音樂空氣的渲染，提高了她對音樂的欣賞能力，某天她往菜市買菜，道經某某路，聽某店放着京戲和粵曲唱片，她回來對我說，覺得很難聽。我們不在家時，劉媽也常把留聲機開來聽，所以欣賞的能力，可以把對音樂的興趣更加濃厚起來。」

胡先生對音樂教育相當重視，對文學的音樂教育，尤爲愛好。卅年他得桂林掃蕩報之邀，主編「音樂」副刊，宗旨爲發揚我國禮樂的哲學與政治及其社會，[illegible]思想，和介紹音樂家的[illegible]略，生活與學習等，甚得讀者歡迎。不久，該副刊文字綜合爲單行本出版。

那個時間，他在掃蕩報是義務性質，他因爲他是中央研究院的祕書，後[illegible]派他兼任儀器研究所桂林分廠主任，駐良豐，爲接洽便利起見，一部分工作移至桂林，胡先生也就常往桂林，每週只抽三四天到良豐去。

老漁夫

喬治亞·C·洛基伯尼茲作　胡遲譯

經過一連幾夜的偵察之後，我回去了。途中在一座叢林里，我迷了路，叢林是那麼密，正如俗語說，小鳥也無法啣一顆果仁飛出去。我的山羊皮帽子拉得很低，擋着眼睛。我在枯樹和黑暗的峽谷間費力地走着。樹林底茂葉把天空完全遮掩，只有閃躍在樹幹上的太陽光，和腐葉底熱味，說出這是中午。

樹林好像沒有盡頭似的。但後來我前面露出一點光來了，空氣也較為清新，附近必定有大河流吧。半小時後，我脫着靴子，準備涉水過對岸去。忽然聽見附近有樹枝斷碎聲，我掉頭望望，一個高而駝背的老人沿着生滿野草的河岸走來。他撥開樹枝，探頭細察那道花輝映的小川。

老人俯身攀着一根擡出的粗枝，突然一縱身，跳進水里去。不久，他的亂髮的頭就浮出水面來，他把一條銀白的鱸魚摔到岸上，他拂拭背上的枯黃的秀草，又沉下去。這一次，稍停一會，他撈了一條相當大的鱸魚上來。

「午安！」我說。

老人緩緩地掉轉頭，蹣跚地向我凝視很久，然後為嚴語氣對我說。

「上帝保祐你，」他說；慈祥的微笑使他的皺紋的臉孔變溫和了。

「你用繩子拖他們上來的麼？」我指着那鱸魚問。

「要知道——現在什麼也得用繩子，」他平靜地答，瞅着他的襯衣，嘆息道：「那些流氓既沒有把木船，連網子也不留給我們。」

「你幹嗎不到我們那里來？幹嗎跑到這里來？沒有人會給你麵包吃，給你一片瓦擋頭的。」

「我曉得，孩子，我們的國度里有心腸的並不少，但是：……」他遲疑一會，然後躡腳走近我身邊，低聲說：「我告訴你：……我被他們傷害，傷害太深了。那樣的傷害，死也不甘心。……在那邊，」他說着，掉頭指一指對岸——「我給拉去做牛馬，只有老糊塗才會死得瞑目……我現在也許還有點用：……我的眼睛很好，耳朵一點不聾。因此，我前天就跑過這邊岸來，像你一樣。」漁夫眯起眼睛，滿是皺紋的臉孔顯得很有神氣。「納粹軍隊的所在和數目，他們有多少坦克和所經過的路線，我不會給他算一個清楚嗎？……」

我這樣的結識了瓦西里，濟加，一個克里莫夫卡村集體農場里的老漁夫。

× × ×

我們的工兵，正在那條河附近一帶工作；忽然遭遇德軍的砲擊。工兵檢到一些破片，根據那些破片，我們曉得德軍帶來的是長射程大砲。

我們無法找出敵人發砲的位置：他們偽裝得十分巧妙。

後來，經指揮員的號召，好些人起來響應，自願去打探敵人防禦底機密。

當夜來了，我扮作農夫啓程，泅過河去。我在德軍佔據的村莊混了好幾天；有時，我在深谷的岩石間裝作一塊岩石隱伏了好幾個鐘頭，或者裝作村外的被吹倒的大樹，或者裝作大樹的枯枝：連鳥雀們也給我騙過了；但還也無濟於事。我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藏一藏身。同時我的乾糧快完了，我想情形不對勁。

這時候，我記起那老漁夫了。在迷濛的晨光中，我纔向那熟悉的小坡後面的他的家去。不時，風聲吹來哨兵的鼾聲。霧在消散。我使勁的爬，腳跟擦破了，時也流血。老頭子看見了我，多麼高興啊！他臉上湧厚的皺紋因微笑而更深明了。

我簡單地告訴他來找他的原因。老人回答，他的是指着窗外：「朝那兒看呀！」

我依他朝窗外望去。霧已飄散，可以看見那些小巷和樹木已被砍倒的狹院子。打穀房背後，在一條水浸的側路上，躺着一匹瀕然快要餓死的馬。牠抬起頭，用無可奈何的目光望着偶然走過的路人。離那里不遠，另外一匹馬死了：一羣烏鴉毫無顧忌地飛落牠身上。再遠一點，褐色的公地上，躺着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大稻草堆。

此外，再沒有看見什麼，我覺得也沒什麼值得注意。什麼意思呢？怎麼那老人叫我朝街上看呢？我離開窗口，很是驚奇。

老人帶着微笑問我：「古怪吧，不是麼？」

「你看東西，才更古怪。照我猜來，那些馬是你們的，那些稻草是德軍的。」

我不能在語氣間好好地掩藏我的憤怒：我忖度他在閃避我的事情，說些無關痛癢的話。

「還有另外一種看法，」他立刻反駁說：「接近幾步，你就是說，那稻草是我們的；馬是德軍的。」

「他們幹的什麼玩藝？」我說。

「唉，他們的馬餓極了，我們的稻草依然不動。德國鬼還樣小心照顧我們的財物，其中自有原因。喂，孩子，你現在可明白吧？」

「我明白了。那是說，大砲……」

「正是埋藏在稻草堆里，」老人搶着說。

我得了瓦西里的幫助，探得了德軍砲隊的秘密。這事雖然很簡單，而對於我們的砲兵卻是一個極好的消息。稻草堆的位置馬上被註明在地圖上。我回去了！

「你最好等天黑了才回去，」漁夫關起窗門建議道。「昨夜有人打死了他們一個軍官——那軍官追女人去。他們狂找不着兇手，他們瘋起來了。你白天跑出外面，恐怕碰到麻煩呢。」

可是，時間非常迫促。

我艱難地拖着腳步，走出小屋，當時，村里響起一片鬧聲；德兵正在把村民從屋裏趕出來。

我正想看清周圍有什麼躲身地方，突然聽見背後一聲吼叫：「往那里去，豬玀！回過頭來！」這時候是跟危險結拜兄弟的，隨時都得有準備。我停了步，回轉身，我好像聽見一個熟朋友的聲音似的，滿不在乎。

我後面有兩個德軍，他們咆哮着，用來復槍指指劃劃，意思是叫我明白我得跟着那批村民一起走。

如果我不假思索，將手伸進衣袋去；那麼第二秒鐘——在萊因河什麼地方的兩個老婆，就會變成寡婦。但是我抑制了自己：我也許不能把他們兩個都殺死，那我就無法逃脫。我沒有將那幅公地和稻草堆的地圖交給我們的砲手，我不應該死的。

謹慎並沒有污損人的勇氣；傻一點死，也不為遲的。比較來說，在幾個鐘頭內，我的生命會換取德軍血的代價，將會遠超過他們現在所冷眼看待我們的。我在村民尾後拖着艱辛的腳步。

× × ×

我們站在一片廣場，那里也許是村民從前用來過他們的五一節和禮拜天的。濕地上到處都是被打碎的花園長機的腳子。

我陷在人羣中，看不見前面的情形。我只聽得慘聲和尖叫。我擠向前去，擠到老漁夫那里。

一個醜陋的軍官，聲音低沉地問那老人：「誰殺德國軍官的？」

「我不知道，」瓦西里·濟加同樣低聲地答。那軍官舉起沉重的，閃滑石般的[illegible]打落他的臉上。瓦西里·濟加倒了，但立刻又爬起來。[illegible]老人爬起來得那麼快：他揮大手，又是重重的一手（下）。

瓦西里右腳一拐，慢慢倒落地面，頭撞落他旁邊，流出一潭血來。這次，他着實不容易爬起來了。他用小肘撐着，像一個學步的小孩，他搖搖幌幌地站了起來，望望各個老的和幼的；他[illegible]。

「誰殺德國軍官的？」

「我不知道。」那德軍又提倒那老人。

瓦西里，濟加抓着岩石和草根——隨便抓着什麼東西，爬上土墩去，仍想聚力站起來，我們屏息看着這一場決鬥。

「不要起來，伯伯！」人羣中一個女人喊，但好像是使他更加了力氣，他背着沉重的[illegible]，慢慢地站了起來，瓦西里，濟加挺起筆直的身子了，除了痛苦，他們互相凝望着，一口氣，他異常焦灼地移動着嘴唇，微笑了。

在這個人的微笑里，他包藏着一種經歷大艱辛的考驗，生命經歷底磨鍊的榮譽。

我以為那盛怒的軍官會當場殺死那老人的。但是那德軍的拳頭鬆開了，他燃着一支烟。他命令德兵把村民排成一列。

瓦西里，濟加在我左邊隔開一個。我望他一眼，我記起一句古諺：「我們喬治亞的短劍，只要你的心如鋼的堅。」軍官的眼睛橫掃過隊伍。

「每五個，殺一個！」他下完這道簡短的命令，……

「……每五個，殺一個！」我向右邊望望，想一個一個數過去，我知道我必定是第五個中的一個了。

一個高個子中年的農夫，是第一個。他不響，拉起他的長靴子，只是腰[illegible]。德兵開了槍之後，高個子農夫殺死了，德兵又來提第二個犧牲者。女人們哭泣着。第八或第二次該輪到我。

突然，一霎之間，有人擠了進來，我被擠到[illegible]——瓦西里，濟加佔了我的位置。

「不要作聲，」他小聲說：「你離開這里。」

我一陣昏眩，還不及數清過來，德兵把第五個——瓦西里，濟加拉到村莊周圍是荒廢的戰壕。那老漁夫是這樣決了死神的，假如我們可以稱為死的話。

（一九四五、三、十譯）

夜哨

呂亮耕

當夜色從近到遠
從地到天瀰漫着，
夜風吹過淒勁的口哨，
樹的蔭影搖晃在山腰，
而山坡上那個守夜的哨兵
卻荷槍挺立在黑暗裏——
那麼堅定的，巨像般
峥嶸磐石般不可搖撼，
這個忠貞的土地守衛者，
這個[illegible]黑膛的勇士，
他像老樹挺立在坡上，
他像鐵苗茁起在山根。
他用那凝定最勇決的目光
凝視着遙遠的正前方，
疲倦了，他也沒有想到
躲進樹後假寐片刻，
讓夜風在他身邊述巡
他依然隱屏着呼吸
從暮星到晨星沉沒
沉默地守衛在崗哨，
槍在肩，
他警伺地注視前面——
準備隨時發動槍機
發出那迅然的一擊！

秋天

寂寞

它在蕭索的秋風里，
更覺得寂寞。
戰鬥的孩子像狂流，
向遠方湧去了，而
它感到了寂寞的喜悅。

秋天

秋天並沒有衰落的景像，
秋天燒過無垠的原野，
給戰鬥的熔爐燃起烈焰，
[illegible]
也給敵人以[illegible]。

籬花

她像[illegible]經過貞操的女人，
仍挾上紅[illegible]，
那瘦影在籬[illegible]，
已不能着地面探一分顏色，
只是對向生人頻頻點首。

瘡疤

我們不敢重踏腳步，
去踩過掛過彩的土地。
但有時我們在上面跳躍，
那瘡疤的肌肉，
却在生長得更是粗硬。

江水

對于我們離別的戀情，
在它掛着悠長的淚痕里，
[illegible]了。
當木舟又在江面，
它一定又在沉思舊日的夢。

音響

聽來是悅耳的，
但我們是知道了的，
這是敵人的哀歌，從天空迸發，
它[illegible]，
而我們都看見了太陽的生命。